

凡人素描

给你一张名片

史良高

楼上花苑的栅栏门坏了，想找个师傅修一下。

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名曰“月光不锈”的门面，墙上货架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各种型号的管材与方形钢，却不见人。

老板在吗？我冲里面叫了一声。

墙旮旯的小写字台边一个扎着马尾小辫的圆脑袋抬了起来，操着一口稚嫩的川音普通话问，做门还是做防盗窗？我说，你就是老板？她咧嘴一笑，我妈去工地了，很快就会回来。

女孩正在做作业，桌上有张印有二年级语文测试题的4A纸，上面例题是：做客，客服；敬礼，礼貌；作业，业余……要求学生依样画葫芦，列举出20个同样词语。是少先队员吗？我问，她点点头。三好学生？她摇摇头，说语文、算术都考得不好。我说不好是多少？她说99分。一副惆怅的样子。

女孩长得十分乖巧伶俐，着一袭鹅黄色套裙，淡淡的娥眉下双眼明媚清澈。重庆人？我问。才不呢？老家在南充。回老家过年吗？一提过年，女孩顿时来了兴致，说老家非常好玩，有很高很高的山，有蓝天，有古树，有菜园，菜园里有儿菜、香菜、冬寒菜等许许多多菜，想吃菜就去菜园摘，根本不要花钱买。问过年都吃些什么，她说，外婆家养的两个猪都杀了，熏了好多腊肉，中午我们还吃了呢。我这才发现，女孩身后的条板上摆有电磁灶和锅碗瓢盆，整洁有序。那你们住哪？女孩说，我们现在租了房子，妈妈说，再过几年，攒够了钱就买房。你爸呢？我突然问了一句。女孩沉默半晌，好几年了，我都没见过我爸。他是军人，可威武了！妈妈说，爸爸现在去了外国的维和部队，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。我扫了一眼写字台上的一方精美的小

镜框，里面是一位年轻潇洒的军人和一个青春靓丽的女人抱着一个娃娃，俩人脸上都洋溢着甜蜜的笑。

你妈没告诉你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？女孩若有所思，说，你是客户，不是陌生人呀！我们已经说了许多话，还陌生吗？说完，女孩从桌底下抱出一只狗狗来：它会保护我的！可厉害了，叫它咬谁就咬谁。但是它很假。假？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假就是假嘛，连这个都不懂。它只喜欢吃肉，其它什么也不吃，你说假不假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假，应该是方言，挑剔的意思。

此时桌上电话响了，女孩拿起电话说，您好！这里是“月光不锈”。顿了一会，说，这个材料我不清楚，请您拨打我妈手机好不好？然后熟练地报出一串号码。那神情，俨然小老板的做派。

有老者进来看材料，她上前恭恭敬敬递过名片，说：“爷爷您要做什么？请留个电话好吗？我们很快上门量尺寸的。”老者说，好的，我想做两扇防盗窗，一个花架子，你回头告诉你妈。老者留下电话出门后，我说，也给我一张名片吧。她马上递过一张，说，记着打这个电话哦。我说，你有没有名片？她脸一红，羞涩地笑了一下。我说，你也应该有名片，你现在已经是像模像样的小老板了。她在抽屉里翻了半天，翻出一张硬纸片，煞有介事地用剪刀剪成一个长方形。认真地书写，写完后双手递给我，给你一张名片！我拿过一看，上面是“月光不锈 柳星艳”，联系电话是一个座机号码。嗨！这个鬼精灵。居然不失时机地做起了广告。

临出门，我看到货架空出的一头摆着几盆袖珍型仙人球和水仙。那水仙盈盈一握，绿得诱人，精致得很。我说，这盆水仙送我好不好？她说，那可不是水仙，是风信子！妈妈说，等风信子开花了，爸爸就会回来的！除了风信子，你什么都可以拿。不过，要收费的哟！我看看女孩，眸子里除了纯真，还有一份小小的狡黠。

我拿了一盆别致的仙人球，留下10元钱。她要找钱，我说算了，留着买铅笔吧。走了好远，还听到星艳在喊，记得打电话哦！

上，都是她的材料或半成品，你不要轻举妄动，她有她的部署有她的计划她的搭配。你若进去，只管绕着走好了。她沉静地做着手头的活，就像她从来就做着这样的事，在她身上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可是偶尔，还是听得到一声悠长的叹息，从她的肺腑里、心深处、骨头缝中发出来。你知道，在那一剪剪、一针针里，她是在反刍自己大半生的岁月、一箩筐的辛酸了！童年时父亲走了，后来姐姐走了，再后来丈夫走了，后夫也走了，她的生活一直经历着失去、离别，那些她都能扛过来，而眼下，她唯一的儿子还在大病康复中，她不知那康复的程度，他还那么年轻。她在面对一个巨大的谜面，而这个谜面事关她余生的幸福。每一天每一天，她都为此悬挂着心。她是这样一个可怜的母亲。

就在这无止尽的悬挂中，她的棉鞋也一双双做出来，一双双晒在阳台上，摆在沙发上，堆在桌子上。够多了。我曾暗示不用再做了，可她不理不顾，接着做下去。她为每个家人都做了好多双，有一次，我笑话说了一句，这么多鞋，怎么穿得完啊？她用眼狠狠剐了我一下，胡说什么？日子还长呢！我立刻意识到，自己失口了。她最忌讳这个。

日子还长呢！她其实也是在一针一线里，穿插对生活的信心，对孩子们的祝福吧。那些鞋子被她整齐收纳在柜子里，像她和未来预订了好多日子，她要看着它们一双双被穿旧，她要在这样的打量中，安心老去。她为孩子们准备的那么多双棉鞋，也是她作为一个母亲卑微的野心。

以后，我每每灰心的时候，想到柜子里属于我的一双双新棉鞋，就会忽然心生力量。因为，你不想，让爱你的人失望。



大地之上 佚名 摄

尘世写真

“神龟”

吴文兰

老家乡下塘里车水，三叔公捉到一只红头龟，骑半小时电瓶车赶到我家给我妈瞧新鲜，我妈说你这个不能吃，最好放掉。三叔公说放哪里啊老嫂子，田里泥鳅黄鳝都被人捉光了，送给你没事养着玩。

随后每次打电话我妈总要花好几分钟描述这只龟，你没有见过的，头是红的，脚是绿的，你没有见过的！什么也不吃，肉不吃，撒了一把稻子也没有动，古怪得很！夜里如果不放到外面树下，就把水桶撞得砰砰响，哪天你回来带走，放到庙里去！她说的庙是云峰寺，有一年过年我们去寺里，十几米的观音菩萨石像下有个放生池，好几只龟停在池中水泥栖台上晒太阳，她看了半天。

我妈等不及我回家，趁上周二姐从铜陵去看她，把龟顺道带回来了。今天一早我姐夫就把这只神龟郑重送来，充满仪式感地装在一个金黄色绸布袋子里。我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安置它，又怕它会窜出来，只好暂时请进垃圾桶。悄悄观察，确实长相不俗，足有三斤重，龟壳平展黝黑，头上脚上红绿花纹盘绕，颜色鲜艳的动物或者好看，或者可怕，它偏于后者。百度一下原来是南美龟，不知它如何沦落到江北的那个偏僻村庄。

家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，垃圾桶杵在那里充满警觉的意味，人一走近，它伸出的头就缓缓缩回，眼神冲淡疲惫又冷漠，充满着不可知的神奇威慑力。在它藐视一切的眼神里，我愈觉人之渺小。

出发之前，我想起冰箱里还有两只五花大绑的螃蟹。每次开冰箱总是小心翼翼，现在心更虚了，感觉那只沉默的龟在闭目养神中也能揣测出人类隐藏的某种意图。我从现实说服自己，吃螃蟹那么麻烦，又腥得很，干脆一起放了吧。

师父刚好在寺里。水池的水很绿，好像水质不太好，里面游着很多红鲤鱼，一只好大的鳖隐在水中，翻个跟斗就不见了。师父说里面有两十只龟呢，它们平时吃的都是米饭菜叶。师父抓起桶里的龟，一边默念着什么，一边走到池边，红头龟在空中虚张声势划了几下拳脚，就像石头一样沉入水底，不见踪迹，两只螃蟹挣脱绳带后，也很快消失于水中。

想想这龟真是不同寻常，迢递几百公里，辗转大江南北，最后由蟹将护送，安顿于一方净土，从此必将岁月悠悠福泽绵长吧。

回来路上，看尧河清波浩荡，想着另一种可能，如果那青草依依的岸边没有那么多垂钓者，该多好啊。又想，回头带我妈去寺里，如能看到这只神奇的红头龟在悠闲地晒太阳，也算不虚此行吧。

而我敢肯定的是，八十岁的三叔公和八十八岁的我妈，两个老人，在以后的电话聊天里必将一次又一次谈论起这只神奇的乌龟。

儿女情长

母亲的棉鞋

白海燕

天冷了，穿棉鞋，中国红的，藏青格子的，黄黑格子的，我有三双，都是母亲做的。厚度不一样，可根据气温换着穿。

这是已经上了脚的，那些没上脚的新鞋，都在母亲的柜子里，还多着呢。母亲家那个大大的柜子里，装的都是棉鞋，是她自己一双双做成的，男鞋、女鞋，大的、小的，好几十双吧。

有几年，母亲迷上了做鞋，不，这么说不够准确。是母亲需要通过做一件事情，持久地做，来缓解甚至转移她的坏心情，然后，她找到了做鞋这种方式。那时，继父去世后不久，她的儿子又生大病，而她的女儿也过得不舒畅——作为一个女人，一个母亲，生活对她所展示的，实在够她受得了。她不去打牌，不去闲谈，她毫无心思，她的很多时间都在默默地担惊受怕着，忧虑着，祈祷着。

就在这时候，她向附近的老人学会了做鞋。买来鞋底与海绵，用家里不穿的衣服做鞋面，针线上好，就可以了。从此，家务一做完，她就坐在楼上的那个房间，坐在那房间做鞋的一大堆材料中。在裁剪上线的忙碌里，那些旧衣物被派上用场，那些苦闷的时光被派上用场，她把那个凄惶不安的自己也派上了用场。

那个朝阳台的房间，成为她一个人的工作室、思想室。一张写字台，一张床，甚至地板